

尖山子：生命的轮回

□ jazz-ice.blog.sohu.com

尖山子：生命的轮回

文字个人版权，未经允许，请勿转载和发表！



四年前我来到尖山子这座登山初体验雪山，四年后我以FREE SOLO的形式完成了它的首登。没有哪一座雪山能够像它一样，在我内心最迷惘的时候，使我获得新的体验，点燃新的激情，我的攀登和生命在这里轮回。

Climber's Life Again

尖山子：生命的轮回

未知的尖山子



尖山子位于四姑娘山地区双桥沟中部，海拔5472米。由于山体相对隐蔽，一直未引起登山者的注意，是一座未登峰。

四年前，我初次到四姑娘山时对这座山就产生兴趣，但攀登计划却一推再推。

一晃四年过去了，04年底我在一次意外中脑部受伤，随着身体的恢复，雪山的梦想还在继续，但高山适应能力需要重新检验。

考虑到尖山子正在双桥沟公路边，进山方便，一旦身体不适可立即撤到安全地带。和几个朋友联系后，与成都的阿悠、老林，武汉的石头、不寂寞和天平座，以及后来加入的青荷组成了登山队。

出发前查到了双桥沟地区的卫星地图，结合等高线图，制作了三维立体图，据此分析了可能的登顶路线。

在四姑娘山双桥沟邓书记家，我们得知此山位于双桥沟和木尔寨沟之间，山体严重破碎，其他情况未知。

26号早上8点从邓书记家出发，半小时后到达盆景滩，请三个背夫协助我们上山。一路从海拔3400米升到4750米，下午5点到达冰川底部大本营。大本营是平坦开阔的碎石坡，可以扎几十顶帐篷，一侧有冰川融水。大本营往双桥沟底一侧有移动手机信号。



大本营上去不远就是冰川底部，大约25度的冰川从垭口延伸下来，冰川很薄，裂缝较少；两侧的山脊破碎严重，不时有落石落在冰川上形成滚石，好在冰川较宽，我们沿冰川中部上攀相对安全。

中午到达海拔5050米的冰川顶部，再向上就是冰岩混合地形，沿山体出现两个左右垭口。石彬爬上左侧的垭口，发现垭口翻过去是连续的断崖无攀登可能性，只有向右侧攀登。

我开始向右上方攀爬，沿路都是碎石。在横切一段冰坡后，来到一大段岩石底部，发现两条可以选择的岩石路线到达上一段冰川：一条之字形相对缓的岩石路线，但碎石很多，需要沿山体横切；还有一条路线是岩石烟囱直上路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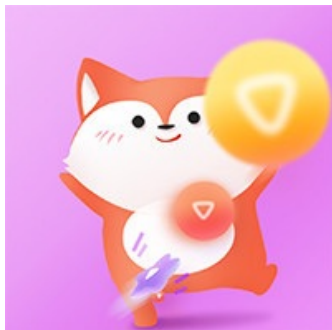
勘察好路线后返回大本营，路上电话联系山下的朋友查询天气，得知未来三天是晴朗多云。商讨决定第二天状态不好的队员下撤，我和石头接组走岩石烟囱直上路线，携带露营装备做好露营准备，尝试冲顶。

28号早起收拾装备出发，沿岩壁直上路线攀登。

海拔5150米处，石头和不寂寞由于状态不佳不能继续攀登，我一个人是否能继续，心里也没有底。毕竟这是未登峰，上面的路线情况未知；而且没有保护独自SOLO岩石和冰雪路线也是

我从来没有过的经历。但想到与顶峰只有300多米高差，我携带了露营装备，天气预报也一直是好天气，关键就看我的心态和技术了——思忖片刻，决定继续。

石头将GPS交给我，我沿着冰雪地形上攀，向岩坡下部进发，开始SOLO!



惊心动魄SOLO

这是一段40度的冰坡，顶部就是一大片破碎的岩石。我向中间的岩石烟囱攀去——这是我第一次在无保护的情况下攀登这种角度的冰坡。

上部的岩沟中有流雪下来过，形成一个流雪槽，我沿雪槽一侧上攀。冰层很硬，刚开始我很紧张，每一次挥搞和踢冰都要打结实，不允许有任何闪失。



在冰坡和岩石的交界处，回头看石头已经下撤到远处了。
我开始攀上岩沟，这是两段岩石间形成的夹角，是通向上一段冰坡最近的线路。



脱下冰爪，坐在冰岩交界的地方，仔细观察上面岩沟两侧的岩壁状况：裂缝很多但相对完整；看周围的落下的碎石不多，岩壁上也没有岩石撞击的痕迹，落石应该不多；岩壁角度大约是50度——虽然岩壁是我在山上最不擅长处理的地形，但这个角度的攀岩我有一定的把握。

看地形，攀岩过程中，如果发生失误，掉下去就是直接滚回大本营，这也是SOLO的风险。



穿上高山靴，左手持小冰镐，右手拿岩钩，在岩石上寻找挂点开始攀爬。

岩壁上找挂点的感觉很好，小镐在裂缝中的挂点很牢靠。攀到一半有个小平台，我取出机械塞把自己挂好。观察上面一段岩沟大约是60度，最上面有3米的垂直线路，右侧的岩壁有流水下来，有些潮湿——这个难度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，一种恐惧从心中升起。

我喝了几口水让自己静下来。回头看，岩石地形我已经爬了50米，设两个保护点就可以下去了。

下撤还是继续向上？危险带来的恐惧和亢奋，以及一点莫名其妙的期待让我的肾上腺激素高度分泌，转瞬已在脑海中激烈交战数百回合



我对自己的处境进行了评估：我没有结婚，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是我的父母，幸好还有弟弟；去年的脑部受伤曾经让我无比接近死神，如果出意外留在我深爱的雪山，我不会有遗憾——想到最坏的情况已经可以接受，我深呼吸了一口让自己平静，明白此时最需要的是专注的攀登。

由于担心高山靴抓不住右侧湿滑的岩壁，我穿上了冰爪，开始进入攀登状态——找裂缝、挂镐、脚点、转移重心……我在岩壁上寻找生命的支撑点。

顺利接近小段垂直岩壁，仔细观察，发现侧面有一条小缝一直延伸上去，角度缓一些。我拿出机械塞，用机械塞和小镐的锤头交替塞进去沿裂缝攀了上去。

岩石顶部又是一段起坡30度的冰坡，GPS显示海拔5300米，离顶峰不远了，但还是看不到峰顶方位。冰坡往左边高处延伸，右侧是山脊垭口，我只能判断顶峰在左侧。



切开雪层，雪结成冰粒和底部的硬冰冻在一起，雪崩的可能性不大。这种冰坡我比较有把握，很快投入攀登的状态——FREE SOLO的快乐就在于没有顾忌与杂念地自由攀登，需关注的是雪层是否有移动，冰川是否有裂缝，镐是否打的坚实，冰爪是否踢的可靠。冰坡越来越陡了，攀冰的体力消耗大，我有些吃不住了，于是停下来打了两个冰锥挂好自己。



右侧是岩石山脊，可看到远处的婆缪峰和幺妹峰北壁，左边的冰川在往上延伸，还是看不到顶峰。



休息了好一会才继续上攀。由于今年身体还在恢复中，一直没系统的训练，这时体能已经到了极限，每一个动作都是气喘吁吁，更多的是靠意志坚持。

不用管激情是否会耗尽，也不用问这样的痛苦是否值得，在涅槃的极致中，体会到幻灭与新生的辉煌——且呼吸，空气是如此清冽宜人！看，天空是这样清澈柔软的蓝！

雪坡开始变缓，看样子快到山脊了，冰川从这里断开形成雪檐。山体另一面都是碎石。我不敢靠雪檐太近，沿着雪檐一米的距离向左侧冰川攀登，GPS显示已到海拔5460米。

极限又一次来到，每一步都相当困难，时间已到了下午5点。

坡度不太陡了，可以站起来行走，看到上面的雪檐出现一个突起，沿着雪檐切到顶峰——这是一个由雪刃脊、破碎岩石刃脊和雪檐交汇组成的顶峰。



一线间的快乐

顶峰只能站一个人，我挖出一个雪坑放下背包，GPS显示高度是5480米。

我坐在包上，静静的看着云海和山脊——激动人心的攀登后，成功抵达山顶，感到的唯有平静，以及透心蚀骨的空旷。

只有沿雪檐下撤到冰坡与岩石交接的地方，才能找到平坦露营的地方，看时间已经下午6点，这就意味着要走夜路了，不如就在山顶露营。

用两个冰锥把自己保护好，在雪刃脊的刃上挖出雪槽，把雨衣、背包和绳子铺在下面，打开睡袋，把自己连接在冰锥上，穿着安全带钻了进去。

放松后，身体上的疲惫开始渐渐消除，心中那一丝焦虑却慢慢上涌——毕竟登顶只是成功了

一半，更危险的是下山。想到下山的路上有雪檐、冰坡、岩沟，对我单独一人来说都很危险！于是给弟弟打电话，说我登顶了，在顶峰露营，下山的路有点危险，如果我没有顺利下来，要好好照顾父母等等。后事交代完，又给几个朋友打了电话。然后倚在睡袋里，欣赏由夕阳、雪山、云海组成的美丽景色。

蓝丝绒般的天空渐渐变得深沉，云低低地堆积在群山之间，风缓慢而迅速地奔跑、回旋，浑然忘我；夕阳曳着华美的裳，准备谢幕，却又将冰晶的剑炫出灿灿锋芒——火花四溅、灼热而冰冷；余辉投射在云海的涟漪里，如此多彩的颜色，即使没有阳光的暗影也象是明快的。淡金色的光芒将峰顶照得暖洋洋的，竟然有了漂浮的感觉，仿佛乘着这尖山子的顶峰在大海上航行，停了机括与桨，随波逐流——蓝色的温存划破，轻波跃动，浮云过往，飘忽不定……心中的宁静与山峦的静美，让我忘记肉体的疲劳与痛苦，说不清道不明的柔软的感觉。

时间无涯、宇宙无限，生命虽然只是刹那的辉煌，却藉梦想和轮回得以无限。当曾经的梦想突然重重坠地，我也有过深深的怀疑和失落——但生命是如此顽强而坚韧，此时我的梦想在延续、我的探索永无止境。

当晚睡得很好，半夜醒来几次，伸手检查了冰锥。

抬头见幽蓝的天幕略略倾斜，星空中银河铺泻，远近雪山或清晰或模糊的轮廓，在夜色里散发着幽蓝的光泽；山风潮水般起落、循环往复，时光之河汨汨流淌——无须考虑目前的处境，只是陶醉；神秘而寂静之夜，无所欲求之心，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自然……

这是梦境还是现实，我在梦境中又睡去。

醒来时天已放亮，湛蓝的天空极静极美，太阳从幺妹峰后缓缓升起，驱散着料峭寒意，雪与水蒸腾为云，远处的巴朗山、贡嘎山和雅拉神山在云海清晰可见，峰顶燃烧的白色火焰瞬息万变、灼灼夺目——付出后收获的满足，让我久久的沉浸在这美景中，心情如展翅的鲲鹏，直上九天。

空气是爽朗的，深邃的天空没有极限。阳光毫不吝啬地喷洒下来，将我照了个透亮——喧哗四起，豪情在我血管里蠢蠢欲动。

突然发现木尔寨沟里尖山子的投影上出现了一个美妙的光圈，山尖上一个柱状的影子，周围是一个个彩色光环——佛光幻觉？猛拍头还是清醒的，当我动时山尖上的影子也在动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神奇景致，虽然明白不过是阳光与冰晶、水滴形成的幻影，但温暖纯粹触手可及的感觉并未让我觉得缥缈虚幻，这一刻大自然向我展示了什么是震撼、什么是庄严、什么是神圣、什么是奇迹——我想这是一个预示，A sign，山神在保佑我，我可以平安地下去了。

佛光持续了约二十分钟，慢慢散去——这个清晨，在尖山子，我静默无言。

大音希声，大美无言，我感觉到了雪山的灵魂。



我开始观察下山路线：走岩石和冰雪刃脊都很危险，唯一的路线是原路返回走雪檐，但从我上来的岩沟下去危险较大，路线有120多米，我带了6个岩锥，最多只能下100米——要换条路线下山；冰雪坡和岩石交界的地方相对缓些，需要绕一个大C字形回到下段冰川，路线长但相对安全。

我把雪套埋在峰顶作为纪念，沿雪檐快速下撤，在岩石和冰雪交界处，选择沿50度冰坡倒踢下山。我不断地提醒自己每一镐都要打实，不能失误。

下到岩石地带，设置了两个保护点，做了两次双绳下降，然后沿着碎石坡小心的下撤，到达下段冰川。

在横切时，看到上来接应我的背夫，一放松，镐就打轻了，在冰坡上滑坠5米后制动，惊出一身冷汗！所以攀爬时一定要集中注意力，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放松自己，才可能安全。

下午2点回到大本营，6点回到邓书记家和队友会合。
思绪还在天堂，心已在向往下座雪山的攀登。



后 记

离开是为了回来，所有痛苦的磨砺，只为一朝出鞘的锋芒——生与死的夹缝中，我的生命脱离了寂灭与消弥，再一次在雪山之巅燃烧、盛放、轮回……对山的热爱，是无所不能的时间也无法摧毁的——仰望大山，心存感激。

一切都是相通的，生命中总有些事情让你知道更多生命的意义。尖山子——一座四年前我的第一次初体验雪山·四年后在我脑部受伤对登山迷茫时，它让我重新开始了攀登，找到了激情与自信，让我更深的体会到登山的真谛。